



時間：2018年11月9日.星期五 (18:00-20.10) 周書.29 呂刑



1. 皇_天帝_清問_卦，下_天民_鰥寡_寡，有_文辭_於苗_苗，德_德威_惟畏_畏，
 德_德明_惟明_明。乃_乃命_命三_後，恤_恤功_於民_民。伯_夷降_典，
 折_折民_惟刑_刑。禹_禹平_水土_土，主_主名_山川_川，稷_稷降_播種_種，
 家_殖嘉_谷，三_後成_功。惟_惟殷_於民_民，土_制百_姓，
 於_刑之_中，以_教祇_德。

【譯】“皇帝（乾元照白卦心的王位，依靈台建立天下巾脈之神帝）”，是以“清真之靈氣”依耳胎而聞問，卦中下界子民的“鰥寡（負載眾人子之靈質，以一次一人甬而濟往寡少者）”，其含有的文辭予於公爵內產生意象之素描。

德行的恩威惟以“清真之靈氣汲引”而敬畏，德行的明確惟因“清真之靈氣汲引”而光明。乃中旨命達及三世之後代，以撫恤能有此功勳的子民。

“伯夷（司理：加著照白而遷移人子者）”，降下上天基因始藏的章典，折反子民入道惟以“呂刑”。

“禹（司理：基因羽藏的寓建者）”，平服周身道脈共工之洪水與基因中土，主持刊定名稱，給於胎藏內周行於骨骼脈流之山川。

“稷（司理：卦位塔基田峻長出禾苗文理者）”，降下播種的紋理禾苗，給予



塔基家邦厚殖於“脈輪的谷口”，達及三世之後以成究功德。

惟以心胎爐灶般蘊給於此中“呂刑”之子民，依“士（天君所傳導旨令的道脈士使）”以創制百種人子氏姓，在於“呂刑”之中，以為教誨“眾基因之祇氏”而建德。

2. 穆₂穆₂在₂上₂，明₂明₂在₂下₂，灼₂於₂四₂方₂。罔₂，不₂惟₂德₂之₂勤₂，故₂乃₂明₂於₂刑₂之₂中₂，率₂又₂於₂民₂，非₂彝₂典₂獄₂。非₂訖₂於₂威₂，惟₂訖₂於₂富₂。敬₂忌₂罔₂有₂，擇₂言₂在₂身₂。惟₂克₂天₂德₂，自₂作₂元₂命₂，配₂享₂在₂下₂。」

【譯】“穆穆（額首少陽照白時所生作的禾苗紋理）”在腦室公爵內的上界，才能光明、顯明臨照於在卦中下界，而引少陽之額光洞灼於卦位孔道其四方。人子處罔然之時，不能惟以建德所之往而勤用，故乃明示於“呂刑”之中，以為「率又（“正→反→合”以思辨義理）」於子民，讓“非屬木道引領的公爵內基因壘器（非彝）”，也能典藏於“腦幹孔道內可獲德天良孝考的文言（獄）”。

並非以“訖（皇靈冒出卦位西方用事之言）”來給於恩威，而是惟以“訖”來給於富裕文思。敬重腦室孔道所設之禁忌、罔然中含有的設置，讓預擇兆因之言能用在所處的周身。惟以克相順從上天之德，以自我生作“卦心的胎元始命”，才得以配享在卦中下界。」

3. 王₂曰₂：「嗟₂！四₂方₂司₂政₂，典₂獄₂非₂爾₂，惟₂作₂天₂牧₂。今₂爾₂何₂監₂？非₂時₂伯₂夷₂，播₂刑₂之₂迪₂，其₂今₂爾₂何₂懲₂？」

【譯】王曰：「嗟使之！依卦位四方以司理構思行政；典獄（典藏時以天良來孝考先人所獲德之言）”非在卦位爾中，惟以生作“腦室公爵內的上天”所取用之思作以為牧養。今卦位爾中何有上天之耳聞臨監？非依當時的“伯夷（司理：加著照白而遷移人子者）”所播種、呂刑之心律所迪化，其中今日的人子在卦位爾中何能受懲治？」

4. 惟₂時₂苗₂民₂，匪₂察₂於₂獄₂之₂麗₂，罔₂擇₂吉₂人₂，觀₂於₂五₂刑₂之₂中₂；惟₂時₂，庶₂威₂奪₂貨₂，斷₂制₂五₂刑₂，以₂亂₂無₂辜₂。上₂帝₂不₂蠲₂，降₂咎₂於₂苗₂，苗₂民₂無₂辭₂，於₂罰₂乃₂



絕^ㄅ厥^ㄅ世^ㄅ。

【譯】惟以當時的“苗民（公爵內構思素描之子民）”，處匪謗中而不理察於“獄（依天良以孝考先人獲德之言）”所達及之明麗，罔然中不擇取能吉祥之人子，以觀修於“五刑（卦中依五行的刑功合氣）”之中其時輪命運；惟以時令來蕃庶、恩威以奪取貨品，斷去天演造化所創制的“五刑”之法，以迷亂其中子民的“無辜”者。

上帝不“蠲（獨益於某人子）”，降下引咎給於“苗民（公爵內構思素描之子民）”，苗民無言辭可用於罪罰，乃絕其去厥作祖靈以用事之世代。」

5. 王^ㄨ曰^ㄨ：「嗚^ㄨ呼^ㄨ！念^ㄨ之^ㄨ哉^ㄨ！伯^ㄨ父^ㄨ、伯^ㄨ兄^ㄨ、仲^ㄨ叔^ㄨ、季^ㄨ弟^ㄨ、幼^ㄨ子^ㄨ、童^ㄨ孫^ㄨ，皆^ㄨ聽^ㄨ朕^ㄨ言^ㄨ，庶^ㄨ有^ㄨ格^ㄨ命^ㄨ。今^ㄨ爾^ㄨ罔^ㄨ不^ㄨ由^ㄨ慰^ㄨ，曰^ㄨ勤^ㄨ爾^ㄨ罔^ㄨ，或^ㄨ戒^ㄨ不^ㄨ勤^ㄨ。天^ㄨ齊^ㄨ於^ㄨ民^ㄨ，俾^ㄨ我^ㄨ一^ㄨ日^ㄨ非^ㄨ終^ㄨ；惟^ㄨ終^ㄨ在^ㄨ人^ㄨ。」

【譯】穆王曰：「嗚呼！感念之哉！“苗民（公爵內構思素描之子民）”的“伯父、伯兄、仲叔、季弟、幼子、童孫”，皆應聽從“朕”言，心胎爐火蕃庶子民時會有不同區格之天命。

今爾等迷罔中不介由心律脈動來慰藉，言說之時勤奮於爾中之迷罔，或因禁戒而不知勤奮心力以用事。上天齊濟於子民登往，是會俾使“我”有能有“一日之額內光照”以非屬，歸入末終惟以終了在於“人（人甬的度亡）”。

6. 爾^ㄨ尚^ㄨ敬^ㄨ，逆^ㄨ天^ㄨ命^ㄨ，以^ㄨ奉^ㄨ我^ㄨ一^ㄨ人^ㄨ。雖^ㄨ畏^ㄨ勿^ㄨ畏^ㄨ，雖^ㄨ休^ㄨ勿^ㄨ休^ㄨ。惟^ㄨ敬^ㄨ五^ㄨ刑^ㄨ，以^ㄨ成^ㄨ三^ㄨ德^ㄨ。一^ㄨ人^ㄨ有^ㄨ慶^ㄨ，兆^ㄨ民^ㄨ賴^ㄨ之^ㄨ，其^ㄨ寧^ㄨ惟^ㄨ永^ㄨ。」

【譯】爾等“苗民（公爵內構思素描之子民）”應崇尚敬謹，回逆上天之命，以守奉“我一人（一人甬配一字子入珠胎的子核）”。雖有入珠胎的驚畏，應勿畏退之；雖有入珠胎之休作時位，勿休入之。

惟以敬謹“五刑（卦中依五行的刑功合氣）”，以成究卦中三界之建德。“一人甬含有字仁”的慶賀，是生作兆因的基因子民所憑賴之，其安寧惟以獲此“永生之人子”而得。」

7. 王^ㄨ曰^ㄨ：「吁^ㄨ來^ㄨ！有^ㄨ邦^ㄨ有^ㄨ土^ㄨ，告^ㄨ爾^ㄨ祥^ㄨ刑^ㄨ。在^ㄨ今^ㄨ，爾^ㄨ



安^ㄉ百^ㄅ姓^ㄒ，何^ㄉ擇^ㄉ非^ㄉ人^ㄉ？何^ㄉ敬^ㄉ非^ㄉ刑^ㄉ？何^ㄉ度^ㄉ非^ㄉ及^ㄉ？

兩^ㄌ造^ㄉ具^ㄉ備^ㄉ，師^ㄕ聽^ㄉ五^ㄨ辭^ㄉ。五^ㄨ辭^ㄉ簡^ㄉ孚^ㄉ，正^ㄉ於^ㄉ五^ㄨ刑^ㄉ。

五^ㄨ刑^ㄉ不^ㄉ簡^ㄉ，天^ㄉ於^ㄉ五^ㄨ罰^ㄉ；五^ㄨ罰^ㄉ不^ㄉ服^ㄉ，正^ㄉ於^ㄉ五^ㄨ過^ㄉ。」

【譯】穆王曰：「吁（吐响入心口）來！才有卦位城邦、才有卦心的基因中土接合，以答告爾中所吉祥之“呂刑”。在於當今，爾中安立百姓，何必擇取“非人（非受吐吁入心胎的人甬）”？何必敬謹“非刑（非受呂刑的人甬）”？何必度量非“呂刑”所涉及的他物？

“呂刑”時兩儀（兩界）的相互界面穿串，造究具備，“師（思）學”才能聽聞於“五刑後之言辭分析”。以“五刑後之言辭分析”作為“基因命譜之簡冊所孚（俘、孚物）”，以正用於“卦中構思心相”的“五行之刑”。

“五刑（卦中依五行的刑功合氣）”若不含有“字仁”入書簡，上天於是降下“五行之罰”。“五罰”不順服，才修正“五行之五過”。」

8. 五^ㄨ過^ㄉ之^ㄉ疵^ㄉ：「惟^ㄉ官^ㄉ，惟^ㄉ反^ㄉ，惟^ㄉ內^ㄉ，惟^ㄉ貨^ㄉ，惟^ㄉ來^ㄉ。」

其^ㄉ罪^ㄉ惟^ㄉ均^ㄉ，其^ㄉ審^ㄉ克^ㄉ之^ㄉ。五^ㄨ刑^ㄉ之^ㄉ疑^ㄉ有^ㄉ赦^ㄉ，五^ㄨ罰^ㄉ之^ㄉ

疑^ㄉ有^ㄉ赦^ㄉ，其^ㄉ審^ㄉ克^ㄉ之^ㄉ。

【譯】“五過（卦中構思心相時其中五行運行之過失）”之瑕疵：

「一、惟以表象感官來認知現狀。二、惟以反向心態來思維因果。三、惟以內觀自認來見識是非。四、惟以財貨來議論前景。五、惟以自來、自然而不務本以經理。」

其中所罪，惟以只求均分共業。但其中若有“天君的審察”，就能克勝之。

“五刑（卦中五行的刑功合氣）之存疑”會有寬赦，“五刑之罪罰”亦有寬赦，其中若有“天君的審察”就能克勝之。

9. 簡^ㄉ孚^ㄉ有^ㄉ眾^ㄉ，惟^ㄉ貌^ㄉ有^ㄉ稽^ㄉ。無^ㄨ簡^ㄉ不^ㄉ聽^ㄉ，具^ㄉ嚴^ㄉ天^ㄉ威^ㄉ。

墨^ㄉ辟^ㄉ疑^ㄉ，赦^ㄉ其^ㄉ罰^ㄉ；百^ㄅ鍤^ㄉ閱^ㄉ，實^ㄉ其^ㄉ罪^ㄉ。劓^ㄉ辟^ㄉ疑^ㄉ，

赦^ㄉ其^ㄉ罪^ㄉ；惟^ㄉ倍^ㄉ閱^ㄉ，實^ㄉ其^ㄉ罪^ㄉ。

【譯】“書簡所孚”的所有眾生（人甬、字子），惟以其容貌含有而來稽核之。沒有“書簡所孚”之言而不被上主聽聞，其中乃具足嚴明的天威。“墨（腦幹孔道內基因中土呈現暗黑）”中復辟其疑惑的，寬赦其罪罰而不去除；“百鍤（滿



飽金光之暖熱者)”給於閱覽，實核其中罪罰而去除；劓（剎那切斷鼻息）中復辟其疑惑，寬赦其罪罰；惟以倍增此書簡的閱覽者，實核其該有之罪罰。

10. 荆辟疑，赦其罰；倍差閱，實其罪。宮辟疑，赦其罰。六百鍔閱，實其罪；大辟疑，赦其罰；千鍔閱，實其罪。

【譯】“荆（剎那斷切基因傳承之是非）”中復辟其疑惑，寬赦其罪罰而不去除；倍增差使、問疑給予閱覽書簡者，實核其罪罰而去除。從“腦室公爵內之天宮”內來復辟其疑惑者，又更寬赦其中罪罰。卦中六爻滿百照白時，其中有“鍔（滿飽金光之暖熱）”而閱覽者，實核其罪；入塔基大國復辟其疑惑者，寬赦其罰；“千鍔（周行道脈圈選滿飽金光之暖熱）”中而閱覽者，實該其罪。

11. 墨罰之，屬千。劓罰之，屬千。荆罰之，屬五百。宮罰之，屬三百。大辟之，罰其屬二百。五刑之，屬三千。

【譯】“墨（腦幹孔道內基因中土呈現暗黑）”的罪罰之往，屬於“千（周行道脈圈選的功能）”。“劓（剎那切斷鼻息）”的罪罰之往，屬於千（周行道脈圈選的功能）。“荆（剎那斷切基因傳承之是非）”的罪罰之往，屬於五百（五行滿飽照白的功能）。

“腦室公爵內之天宮”所罰之，屬於三百（三爻滿飽照白功能）。大（骨髓塔基大國）行復辟之，罰於其中屬於二百（兩儀滿飽照白的功能）。五形所“呂刑”之往，屬於三千（三爻界面所周行道脈圈選的功能）。

12. 上比罪，無僭亂辭。勿用不行，惟察惟法，其審克之。上刑適輕，下服；下刑，適重上服。輕重諸罰，有權刑罰。世輕世重，惟齊非齊，有倫有要。

【譯】能以上界（頭腦）、下界（身心、骨髓）以類比其中之“罪（非依腦智四國所文言）”，此中兩者才能含有無相互僭越、紛亂之言辭。不去運用不能施行的文言，惟依上界腦智來理察、惟以下界行為來用法，其中若有“上主”審視就



能克順外在之往。上界腦部的“呂刑”適宜輕細，下界的調心才能順服。下界的“呂刑”適宜合氣時加重，上界的孔道才能順服。輕、重的“諸罰（刪除孔道內人子文言）”，各有其權限以“刑罰”之。

“呂刑”時其世面的輕細或世面的加重，惟以齊濟或非齊濟的軸心來導引，此中是有倫常（道脈輪動的恆常慣性）、有吸吊祖靈厥己之運作法要。

13. 罰₂懲₂非₂死₂，人₂極₂於₂病₂。非₂佞₂折₂獄₂，惟₂良₂折₂獄₂。

罔₂非₂在₂中₂，察₂辭₂於₂差₂非₂從₂，惟₂從₂哀₂敬₂折₂獄₂。明₂

啟₂刑₂書₂胥₂占₂，鹹₂庶₂，中₂正₂其₂刑₂、其₂罰₂，其₂審₂克₂

之₂。獄₂成₂而₂孚₂、輸₂而₂孚₂，其₂刑₂上₂備₂，有₂並₂兩₂刑₂。」

【譯】“罰”懲其心思並非讓人子死亡，人子（字子、人甬）的末極在於含病。並非“佞言”而能折反其“獄（以天良孝考先民獲德之文言）”，惟以“人甬的良言”而能折反其“獄”。迷罔若不在“獄”中，審察言辭時給於差別而不遵從；惟以依從「默哀之敬」的才能“折獄（折反其依天良孝考所獲德之文言）”。

明白啟用“呂刑”時所書寫、配胥（以月映匹配文理）、占卜，“鹹（額首咸陽時，如鹽溶水）”而蕃庶人甬，才能中正“其刑、其罰”，其中須由“上主（天君）”的明審，而得克順之。

“獄”才能成究文理而“孚載文物”，才能傳輸此中“人甬的身孚、孚物”。其中若有“呂刑”的“孚物”，就可輸往上界備取。“呂刑”傳輸時，將有合氣並列的“左、右道脈”不同兩方孚物。」

14. 王₂曰₂：「嗚₂呼₂！敬₂之₂哉₂！官₂伯₂族₂姓₂。朕₂言₂多₂懼₂，

朕₂敬₂於₂刑₂，有₂德₂惟₂刑₂。今₂，天₂相₂民₂，作₂配₂在₂下₂，

明₂清₂於₂單₂辭₂，民₂之₂亂₂罔₂，不₂中₂聽₂獄₂之₂兩₂辭₂；無₂

或₂私₂家₂，於₂獄₂之₂兩₂辭₂。

【譯】穆王曰：「嗚呼！敬謹之往哉！承受感官加著照白的族姓。“朕（老陽時際，能將月映紋理送達上天的上帝）”言多含鼎革之畏懼，“朕”是敬謹於“呂刑（以額首的皇天吸吊竅口，刑功合氣於道口兩端）”，有其立德惟以此“呂刑”。當今，上天相應子民，生作配用在下界，明清於單片之言辭。子民之紛亂迷罔，不肯“中道”的聆聽“獄”之兩方言辭，無或私自家用於“獄（以天良孝考先民獲德之文言）”之兩方其一言辭。



15. 獄₂貨₂非₂寶₂，惟₂府₂辜₂功₂。報₂以₂庶₂尤₂，永₂畏₂惟₂罰₂，
非₂天₂不₂中₂，惟₂人₂在₂命₂。天₂罰₂不₂極₂，庶₂民₂罔₂有₂令₂
政₂，在₂於₂天₂下₂。」

【譯】“獄（以天良孝考先民獲德之文言）”的品貨並非寶物，惟以骨髓內基因的上天府藏為其負辜之功。獄所報答的，是以蕃庶所含有的“蚩尤所開啄（頌讀）而優尤之物”。永久敬畏惟以此中“天演之罰”，並非上天不依中道而行，惟以人甬處在此“天罰”而含了演化之命。上天之天罰不會達至終極，庶民在天罰的迷罔中是仍含有令政，附存在於周身道脈之卦中天下。」

16. 王₂曰₂：「嗚₂呼₂！嗣₂孫₂，今₂往₂何₂監₂？非₂德₂於₂民₂之₂
中₂，尚₂明₂聽₂之₂哉₂！哲₂人₂，惟₂刑₂無₂疆₂之₂辭₂。屬₂於₂
五₂極₂，鹹₂中₂有₂慶₂，受₂王₂嘉₂師₂，監₂於₂茲₂祥₂刑₂。」

【譯】穆王曰：「嗚呼！基因人子的後嗣曾孫，當今在“天罰”中當往何處以承受上天臨監？並非天德能給於基因子民之中臨監，而是能崇尚“耳聞”以明聽者，才得以之往哉！能折反心胎之口以思作的哲人，惟以“打坐之呂刑”才能在串入“道心的無中”，而之往卦中三界各自疆域所含言辭。

凡屬於“五極（五行之道脈反轉末極）”，“鹹（額首咸陽時，如鹽溶水）”中將含有慶賀，能承用“卦位綜審之王”所嘉許的“師（思）學”；額首的“上主”臨監其中將給於“茲（腦波基因辭令）”音，而有吉祥的“呂刑”功勳。」